

网络圈层化对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马 莉, 胡亚琴

(聊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聊城 252000)

摘 要:以多元聚合、信息定向及亚文化倾向为核心特征的网络圈层化,在互联网技术的驱动下日益凸显,深刻影响着青年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网络圈层化通过精准推送实现主流价值个性化传播、依托圈层互动激活青年认同主体自觉、借助文化融合创新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形式,为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赋能;但同时也存在信息茧房使认知碎片化、亚文化致价值取向偏差、话语壁垒阻传播等影响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风险挑战。因此,必须通过构建媒介素养教育体系、优化主流传播范式打破信息壁垒、依托亚文化研究引领与价值观念实践化解价值困惑、借助话语转换机制与互动模式创新促进话语融通等,实现多维度调适,才能有效化解网络圈层化对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负面影响,筑牢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防线。

关键词:网络圈层化;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

中图分类号: D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217 (2026) 01-0151-06

收稿日期: 2025-11-30

作者简介: 马 莉(1972-),女,山东临清人,聊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哲学博士;

胡亚琴(1999-),女,山东济宁人,聊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网络生态治理,强调指出:“要坚持以正面声音、主流价值、时代新风塑造网络空间,使互联网成为思想引领、道德培育、文化传承的重要阵地。”^①在数字化浪潮的席卷下,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重塑了信息传播与人际交往模式,网络圈层化现象应运而生。网络圈层化使人们的思想观念与价值取向呈现出复杂多变的态势,对其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产生复杂影响。青年作为长期浸润于网络的群体,其思想观念深受网络圈层文化的影响并进而影响其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因此,深入剖析网络圈层化对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机遇与挑战,并探索行之有效的应对之策,具有深刻的必要性、重要性与紧迫性。

一、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与网络圈层化的理论阐释

网络圈层化随互联网技术发展成为网络社会显著形态,以多元关系聚合形成独特社群结构,深刻影响青年意识形态认同。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与青年价值观建构密切相关,圈层化崛起使其互动逻辑更为复杂。需先厘清两者内涵、特征及关联机理,为后续具体分析筑牢学理根基。

(一) 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与网络圈层化的涵义

主流意识形态是由现实社会经济基础所决定,为巩固建立于这一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政治制度和维护统治阶级根本利益服务的思想体系。^②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是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英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提出:“认同是行动者的意义来源,也是由行动者经由个别化的过程而建构的。”^③在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是广大民众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蕴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内涵丰富的意识形态体系的高度认同。这种认同贯穿于民众的思想观念、价值追求以及日常行为实践之中,成为凝聚社会共识、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进步的强大精神力量,促使民众在国家建设、社会治理、文化传承创新等各个领域自觉践行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的理念与准则,进而实现个体与社会整体发展在价值取向上

^①《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 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新华网,2025年11月29日,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51129/541a7064cc8a4011a3a828fed483a791/c.html>。

^②孟浩明:《我国社会转型期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问题》,《科学社会主义》2005年第4期。

^③[美]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夏铸九、黄丽玲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页。

的有机统一，为国家长治久安与繁荣稳定筑牢坚实的思想根基。

“圈层”一词最早由德国经济学家冯·杜能于1826年在其著作《孤立国》中提出，主要是指城市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区域经济的发展应以城市为中心，以圈层状的空间分布为特点逐步向外发展。随后，该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被应用于经济学、城市学、社会学、文化学等领域。但到目前为止学界尚未形成对网络圈层化的定义共识。本文中的网络圈层化是指在互联网环境中，个体凭借趣缘、业缘、血缘、地缘等多种社会关系进行聚合，形成的具有独特文化、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不同网络社群。这些网络社群呈现多中心分布，各圈层间存在明显边界，具有较高的进入壁垒和群体内的强关联特性。成员在诸如微博、微信、知乎、豆瓣等网络社交平台上，主要在自身所处的特定圈层内进行信息的交流、共享与互动，从而构建起一种相对封闭且稳定的网络社交结构与信息传播模式。这一传播模式与社交结构深刻影响着网络空间生态及个体的网络行为与认知。

（二）网络圈层化的主要特征

1. 网络圈层化具有基于多元因素的聚合性

网络圈层的形成基于兴趣爱好、专业领域、社交关系、文化背景等多种因素。每个人可以依据自身的特定需求和兴趣偏好，加入不同的网络社群，这些社群内部成员之间具有较高的相似性和关联性，形成相对独立的信息传播与交流空间。例如，动漫爱好者组成的二次元圈层、音乐发烧友形成的“发烧”圈层等，他们在网络平台上通过特定的话题、活动等不断强化圈层的凝聚力。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网络圈层正是社会个体在网络空间中基于各种社会关系构建的特殊群体集合，反映了他们多元的社会属性和需求。

2. 网络圈层化具有信息传播的定向性与局限性

在网络圈层中，信息传播呈现出定向性特征。借助大数据算法和成员间的社交互动，信息主要在圈层内部流动，并且能够精准地抵达目标成员。这种定向性也导致了信息传播的局限性，即圈层成员往往局限于接收与本圈层相关的信息，极易形成信息茧房。如一个专注于电竞圈层的社会个体，其信息推送大多围绕电竞赛事、游戏攻略等，对于其他领域如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信息接触则相对较少。恩格斯曾指出：“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②在网络圈层化信息传播模式下，这种技术推动的信息可能因缺乏正确引导而使社会个体陷入全面信息获取困境，阻碍其对更广泛知识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全面认知。

3. 网络圈层化具有文化的独特性与亚文化倾向

网络圈层化语境下，文化的独特性与亚文化倾向呈现出鲜明的“圈层化”特征。各网络圈层基于成员的共同兴趣、价值诉求和身份认同，孵化出具有高度辨识度的专属文化形态。这些文化形态以亚文化为主要表现形式，通过独特的符号体系、行为规范和审美标准构建起圈层文化壁垒。以嘻哈圈层的街头涂鸦、街舞文化，古风圈层的汉服形制、诗词雅集为例，这些亚文化不仅在圈层内部形成强烈的文化共鸣与价值认同，更是通过网络平台实现裂变式传播。然而，由于亚文化天然具有反叛性与边缘性特质，其价值内核与行为实践往往与主流文化价值体系形成张力关系。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③。网络圈层亚文化本质上是社会个体现实生存境遇与精神诉求在虚拟空间的投射，是其探索多元文化表达、寻求自我身份认同的重要载体。但这种文化因过度强调个性与差异，极易在价值取向上与主流意识形态所构建的价值框架产生偏离，从而引发文化场域内的观念碰撞与价值博弈。

二、网络圈层化对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机遇与挑战

网络圈层化为增强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提供了新的契机，通过技术赋能、互动激活与文化融合拓宽传播途径、深化认同实效；同时，也因圈层自身的封闭性、亚文化的边缘性及话语体系的排他性带来诸多风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48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5页。

险与挑战,如信息茧房使青年认知碎片化、亚文化引发青年价值取向偏差、话语壁垒阻隔信息传播等。

(一) 网络圈层化对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机遇

1. 精准推送赋能个性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适应分众化、差异化传播趋势,加快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① 网络圈层的精准推送机制正是对这一要求的有力践行,该机制有助于在网络空间中更好地传播主流意识形态,为青年主流意识形态的个性化教育提供独特机遇。借助大数据、算法等前沿技术手段,各网络平台可以对青年在各类圈层中的行为数据进行全面且深入地挖掘与剖析。通过收集他们在社交平台上的发言内容、互动频率、关注焦点等信息,精准把握青年兴趣偏好的具体类型和变动特征。同时,依托基于用户画像的协同过滤算法、深度学习算法等先进模型,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丰富内容进行智能筛选与适配,确保将契合青年认知特点和兴趣倾向的爱国主义教育素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阐释、时事政治精确解读等内容,以个性化的方式靶向投放到他们活跃的网络圈层中。如针对环保圈层的青年,通过精准推送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相关信息而显著提升了教育的针对性与实效性。这种“因材施教”式的精准推送,通过满足青年群体的个性化需求,能够促使青年自主接纳并深度认同主流意识形态,使青年更有效地将主流意识形态内化为自身的价值观念。

2. 互动参与激活主体自觉

网络圈层的互动性为青年积极投身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提供了广阔的平台,有效推动青年从主流意识形态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探索者和积极传播者,使其在圈层交流与互动中,更深入地理解、认同并主动传播主流价值观念,进一步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在青年群体中的影响力和凝聚力,从而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同注入青春活力与创新力量,促进主流意识形态在新时代持续广泛传播。以爱国主义主题的圈层活动为例,青年在其中积极开展创作实践,如创作爱国主题的文学作品、制作相关短视频、编排演绎历史话剧等。在活动中,青年不仅能创造富有主流价值观念的文化作品,更能深化其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激发其在实践中强化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主体意识,自觉践行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的价值理念,达成自我价值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在融合,为弘扬主流价值观贡献积极力量。

3. 文化融合催生传播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各种文化交汇融合中进一步壮大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② 网络圈层文化的多样性为青年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带来了丰富的创新契机。将主流价值巧妙融入动漫、游戏等深受青年喜爱的文化产品中,能够有效拓宽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渠道,扩大其受众范围。在青年接触和欣赏这些文化产品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培育他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解与认同。通过不同网络圈层文化的创新,让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文化中焕发出新的活力,既可以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对青年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使主流意识形态以更加生动、形象的方式走进青年的精神世界,也可以提升青年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度。

(二) 网络圈层化对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挑战

1. 信息茧房束缚认知拓展

青年在网络圈层中易陷入信息茧房,被各类算法推荐的同质化信息层层包裹,难以形成对国家宏观战略、主流价值观念体系的全面认知。如在游戏圈、动漫圈等圈层中,青年可能整日沉浸于游戏攻略、动漫剧情讨论等信息里,致使对国家发展战略布局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流于表面。这种信息获取的局限性使得他们的认知结构呈现碎片化、片面化的特征,难以系统、完整地领会主流意识形态所蕴含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比如信息茧房的存在致使部分青年在饭圈文化盛行时,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倾注于追星活动,对国家科技文化战略等关乎国家发展的重要信息关注度极低,甚至表现出漠然的态度。“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③ 主流意识形态对于青年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观念至关重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人的认识是一个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往复中越来越全面的辩证过程。但信息茧房却限制了青年的认知视野,使其无法以一种全面的视角去理解社会现象和国家发展,难以将主流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3页。

^②《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聚焦建设“五个中心”重要使命 加快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人民日报》,2023年12月4日。

^③《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26页。

意识形态所倡导的价值观念转化为改造世界的思想动力与实践指引。这不仅弱化了主流意识形态在青年成长过程中的价值引领作用,也不利于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更掣肘其国家意识与社会责任感的建构,不利于新时代青年群体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的系统养成。

2. 亚文化侵蚀引发价值迷失

圈层亚文化中存在着诸多与主流意识形态相悖的不良观念,圈层文化中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泛娱乐主义的蔓延极易使青年在价值判断上陷入迷茫与动摇的境地。在一些亚文化圈子里,过度渲染个人享乐与物质追求的现象屡见不鲜,如王红权星、鲍鱼家姐、柏公子等炫富网红在网络上过度展示奢华生活和名贵物品来吸引眼球、获取流量,这些网红的行为强化了“金钱至上”的价值导向,致使部分青年受其影响,盲目追求物质享受和个人私欲的满足,而对集体主义、社会责任等主流价值观念逐渐忽视。这种亚文化偏离了主流意识形态所强调的个人与社会和谐统一的价值追求,使得部分青年在价值选择上出现偏差,他们不再将个人的发展与国家、社会的命运紧密相连,而是片面地关注个人利益的获取,这对于青年正确价值观的塑造和社会责任感的培育无疑是巨大的挑战。长此以往,甚至可能导致他们在行为选择上出现更多违背社会道德规范和主流价值取向的情况,严重影响其道德品质和社会行为规范的形成。

3. 话语差异构筑传播壁垒

网络圈层具有独特的话语体系,这些话语往往是由圈层内部成员在长期的交流互动中形成的,具有较强的排他性和独特性,与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范话语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这给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圈层中的有效传播造成了显著的阻碍。网络流行语、圈层黑话等在青年的日常交流中被广泛应用,如电竞圈中的“开黑”“gank”,饭圈中的“打call”“应援”等词汇,其在特定圈层内具有特定的含义和情感色彩,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而言,却难以找到直接的对接点和转化途径。语言是人们进行思想交流和传播的重要工具。但由于网络圈层话语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之间的差异,主流意识形态在传播过程中难以引发青年的共鸣,无法有效进入他们的话语体系和思想世界,传播效力和认同度因此大打折扣。这就导致主流意识形态难以在圈层化青年的思想深处扎根,阻碍了他们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建构的进程,使得他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解力和接受度受限,不利于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圈层这一重要阵地中的广泛传播与深入推广,进而影响主流意识形态在青年群体中的凝聚力和引领力。

三、网络圈层化背景下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调适策略

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关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与时代新人培育效果,面对网络圈层化对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所带来的双重影响,国家、社会需从破信息壁垒、解价值困惑、促话语融通三重维度构建应对策略,以消解负面效应、释放积极价值,为强化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提供可行路径。

(一) 打破信息茧房,拓宽认知视野

1. 深化媒介素养教育体系

在学校教育的整体架构中,需着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媒介素养教育体系,并将其有机融入现有的教育框架之中。学校需推动各方力量形成协同育人合力,一方面要依托意识形态教育的理论优势,通过学理阐释与价值导向型案例剖析,传递信息批判的逻辑范式;另一方面需结合专业教学场景融入实践训练,引导青年在学科信息处理的过程中锤炼信息甄别能力,各方协同发力培育青年对海量信息的精准研判素养,以及主动突破圈层壁垒获取多元信息的意识与技能。同时,学校还需针对性开设“新媒体素养与信息批判”通识课程。在课程教学过程中,教师既要系统传授新媒体环境下信息传播的技术原理、扩散规律与议程设置,更要引导青年运用批判性思维,对圈层内流通信息的信源权威性、内容客观性与价值倾向性进行审慎解构。此外,教师还需从主流意识形态的宏观认知维度切入,帮助青年学会筛选出具有积极价值和正面导向的信息,并通过对比圈层信息与公共领域多元信息的认知差异,使青年深刻认识到信息茧房对个体认知窄化、价值单一化的潜在风险,进而逐步养成自觉突破所在圈层限制、积极寻求多元正向信息的良好习惯,为青年主动接纳并认同主流意识形态筑牢坚实的信息根基。

2. 优化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范式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

领域的指导地位”，“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推进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一体化管理，提高主流舆论引导能力”，“引导规范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视听等健康发展”。^① 这为优化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范式提供了重要遵循。主流媒体与教育机构应依循这一要求，紧密结合青年的圈层特点，创新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内容与形式，以提升其在网络圈层化背景下对青年思想的引领作用。一方面，主流媒体与教育机构要充分运用短视频、微动漫、情景短剧等深受青年喜爱的新媒体形式，将主流意识形态巧妙融入其中，打造系列化、精品化的传播产品。比如相关创造主体可制作“国家发展成就微记录”等主题的短视频，通过讲述生动有趣的故事，展现鲜活形象的画面，吸引青年的关注，打破圈层信息的局限，让主流意识形态以更生动、直观的方式走进青年视野。以动漫形式改编红色经典故事，或创作反映时代精神的情景短剧等，亦能让青年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接受主流意识形态的熏陶。另一方面，主流媒体与教育机构还需借助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强大优势，精准地将主流意识形态内容嵌入青年的日常信息接触场景，针对不同圈层的兴趣点进行个性化传播。通过采集并分析青年在网络上的浏览轨迹、搜索行为、互动编号等数据维度，深度解析他们的兴趣爱好与关注焦点，进而构建适配不同圈层的内容推送模型，将与青年兴趣关联的主流意识形态内容精准触达目标群体，促进主流意识形态在青年群体中的自然浸润，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深度传播。

（二）引导亚文化健康发展，化解价值困惑

1. 加强亚文化研究与价值引领

学校及相关研究机构应积极整合学术资源，搭建跨学科、专业化的研究团队，运用社会学、文化学、传播学等多学科理论与方法，对网络圈层亚文化现象展开深入且系统的探究。研究团队需从亚文化的生成背景、价值诉求、表现形式、传播模式以及其在青年群体中的接受心理与行为反馈等多个维度进行全面剖析，精准把握其内在价值脉络与外在传播轨迹，并构建起敏锐、高效的动态监测与预警体系，以便及时洞察亚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新动向、新趋势及其可能对青年群体价值观念产生的潜在影响。基于持续且深入的研究成果，学校及研究机构需进一步探寻亚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契合点与共通之处，巧妙地引导亚文化逐步向主流意识形态靠拢并实现有机融合。相关工作主体也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对亚文化中的积极元素进行提炼、升华与传播推广，同时对其中可能存在的消极、偏差因素予以理性批判与正确引导，从而使亚文化在保持自身独特活力与魅力的基础上，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圈层中得以广泛传播与深度影响的新兴载体，有效化解因亚文化多元性而引发的价值冲突与观念困惑，助力青年在亚文化的参与和体验过程中不断强化对主流价值观念的认同与践行。

2. 丰富主流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思政课不仅应该在课堂上讲，也应该在社会生活中讲。”^② 学校应充分发挥教育主阵地作用，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地开展以主流意识形态为核心内容的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综合运用主题班会、校园文化节、社会实践、学术讲座、社团活动等多种形式，为青年搭建起深入学习、亲身体验与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平台与契机，增强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丰富内涵与时代意义的深刻理解和情感认同。例如，举办“主流价值观与亚文化的理性思辨”主题辩论会，引导青年围绕主流文化与亚文化在价值观念、表现形式、社会影响等方面的差异与联系展开深入探讨与思想交锋，在唇枪舌剑的辩论过程中提升其价值判断能力与理性思维水平；组织“红色文化传承与创新”社会实践活动，带领青年深入革命老区、红色文化遗址等进行实地调研、参观学习与志愿服务，使其在亲身感受红色文化深厚底蕴的同时，亦能深刻领悟主流意识形态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进程中的关键作用；开展“弘扬主流价值，塑造时代新人”校园文化建设活动，精心打造蕴含主流价值理念的校园文化景观、文化标识与文化品牌，营造出浓郁而积极向上的主流意识形态校园文化氛围，使青年在日常学习生活的潜移默化中自觉矫正亚文化带来的价值取向偏差，逐步培育并确立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三）促进话语融合，增强传播效果

^①《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网，2025年10月28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25/1028/c1001-40591520.html>。

^②杜尚泽：《“‘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微镜头·习近平总书记两会“下团组”·两会现场观察）》，《人民日报海外版》2021年3月7日。

1. 构建话语转换与适配机制

教育工作者和宣传工作者应深入研究网络圈层话语体系与主流意识形态规范话语差异,建立动态话语转换机制。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网络流行语、圈层黑话有机结合,创造贴近青年生活且富有时代感的传播话语,使主流意识形态能够以更生动、更易接受的形式呈现给青年群体。这不仅有助于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亲合力与感染力,还能增强其在网络圈层中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如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转化为“富强国运,民主新风,文明新尚,和谐同行,咱圈层青年勇担当”等宣传语,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亲合力与感染力。同时,要高度重视宣传骨干的培育工作。培育一批兼具主流价值素养与圈层话语能力的宣传骨干,是推动主流意识形态在青年圈层中有效传播的关键环节。这些宣传骨干应深入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对主流价值的信仰,具备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敏锐的洞察力。他们要能够熟练运用圈层话语,与青年进行平等、深入的交流,在圈层内的日常交流与话题引导中,巧妙地融入主流意识形态,打破话语隔阂,以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方式,提升传播效果,促进主流意识形态在青年圈层中的认同,切实担负起新时代赋予的宣传思想文化使命。

2. 创新话语传播与互动模式

创新话语传播与互动模式,是增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效能的关键路径。在数字化传播时代,需以青年话语体系重构传播内容,突破传统说教式话语范式,运用生活化、网络化的表达逻辑,将抽象理论转化为生动故事、鲜活案例与趣味场景。在创新话语传播层面,可以通过短视频平台打造“微思政课”,以剧情演绎、动画解说等形式解构理论要点,让主流价值以“轻量、亲和”的姿态融入青年社交语境。在互动模式创新层面,可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沉浸式传播矩阵。线上开发互动式 H5、虚拟展厅等数字化产品,通过知识竞答、角色模拟等交互设计,激发青年主动参与;线下搭建主题沙龙、情景课堂等实践场景,鼓励学生围绕热点议题开展研讨辩论,实现从单向灌输到双向对话的转变。同时,借助大数据分析精准把握青年认知特点与情感需求,建立动态反馈机制,实时优化传播策略,形成“内容生产——触达反馈——迭代升级”的闭环传播体系,最终实现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从“入耳”到“入脑”再到“入心”的深度转化,切实提升青年群体的价值认同与行动自觉。

总之,网络圈层化作为网络时代的特有现象,对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影响广泛而深刻。在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格局下,通过实施精准有效的应对策略,打破信息壁垒、引导亚文化正向发展、促进话语融通,能够一定程度化解网络圈层化带来的负面效应,充分释放其积极能量,有力推动青年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

The Impact of Network Segmentation on the Mainstream Ideological Identification of Youth and Countermeasures

MA Li, HU Ya-qin

(School of Marxism,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25200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Network based-stratificatio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among young people, profoundly affecting their identification with mainstream ideology. Starting from the aggregation of multiple factors,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cultural traits of Internet circulation, this paper conduct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opportunities it brings to young people's identification with mainstream ideology, such as precise push, interactive participation,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uncovers the challenges, including cognitive limitations caused by information cocoons, value deviations triggered by sub-cultures, and the hindrance to communication effects due to discourse differences. Based on this, multi-dimensional adjustment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including breaking information barriers, guiding the positive development of sub-cultures, and promoting discourse integration, with the aim of enhancing young people's identification with mainstream ideology, facilitating their healthy growth and all-around development in the Internet era, and safeguarding national ideological security and social stability.

Keywords: network based-stratification; young people; identification with mainstream ideology

[责任编辑 如初]